

从弦板腔音乐式微所引发的思考

梁 睿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弦板腔音乐及其生命载体——皮影戏曲艺术的迅速衰亡甚至面临消失,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认识民族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消亡的严峻性,采取行之有效的科学手段进行抢救,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民间音乐;弦板腔音乐;科学抢救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914(2009)03-0034-03

一

在全人类历史进程中,回首往昔,每一个民族都会产生不同的荣耀与遗憾。荣耀往往激发进取的信心和激情,而遗憾却往往具有自警的价值。因为有些遗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认真地对其进行检点和反思,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检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史,同样也可以发现某些遗憾。譬如,面对西方文化潮流,中国民族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的消亡趋势,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话题。如果说自从1840年中国封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铁甲炮舰打开之后,这种民族音乐消亡的兆头即已开始,此后虽然也有中西方音乐交融发展的某些收获,但民族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消亡的速度和步子却是越来越快。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国门彻底打开,在急风骤雨式的全球化历史潮流面前,民族民间音乐已完全呈现急速消亡的危机状态。

本文拟陈述弦板腔音乐及其消亡的过程,证明这一话题,并提出相关思考。

二

所谓弦板腔音乐,是指曾经广泛流传和活跃在陕西关中西部乾县、礼泉、兴平一带的一种民间戏曲音乐。与弦板腔音乐共生共存的是皮影戏,这是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一种民间戏曲形式。^{[1]150-160}

弦板腔音乐以热烈亢进、爽朗明快为特色,有着黄土高原地域人群性格中豪放粗犷的底色激情,有着地域生态环境中天高风烈、水深土厚的质感,也具有特殊的演绎历史故事时某种地老天荒的悲壮和苍

凉,是西北黄土高原地域人群生命情绪真实表达和宣泄的一种比较原始本色的形式。

弦板腔音乐与陇东道情风格相近,且从民间说书形式发展而来。这可以从其道具、演唱形式、演唱风格得以证明。从道具看,虽然在比较讲究的弦板腔音乐演奏中,有文场、武场之分,但支撑文场、武场的主要乐器只有两种,即弦子(三弦、二弦)和板子(二板子、蚌板子),这有点像陕北说书艺人,同一个人,手弹三弦、腿绑蚌板,自弹自打自唱。从演唱形式看,弦板腔音乐主要是和皮影戏表演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旧时的皮影戏,最少时四个人就能撑起一个台面,最多九人即可,艺人称“四紧、五慢、六松活”,即言人员精干。这样的演奏形式,皆一人身兼数项技艺,如按四人,则前手——主唱,耍签子,打梆子;二手——打板,弹三弦,敲小锣;三手——拉二弦,拍铙兼吹唢呐;四手——打板子,敲大锣,吹喇叭。随演奏人数的变化分工也随之变化。演出无需大舞台,只用一辆旧式大车厢即可,车帮子上挂起一方纱布帘谓之“亮子”,一盏菜油旧式马灯头顶照亮,皮影子就活灵活现,敲敲打打,说说唱唱,音乐唱腔与表演一同配合。^{[2]19-21}皮影戏的这种演奏形式,完全是农耕文化背景下以小农经济支撑的民间文化活动,也是民间音乐自由的流传形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弦板腔音乐与秦腔同属板子腔,虽然没有秦腔那种广泛的生存空间,但这种地方戏曲在过去很有市场,特别受乡村民众的欢迎。它的音乐和表演不讲排场,求小不求大,可以适应乡村人民生活、民俗礼习中的各种场面。规模不大,花钱不多,摆设方

收稿日期:2008-12-10

作者简介:梁 睿(1977-),女,陕西咸阳市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讲师,研究方向为音乐史学,音乐社会学。

便,灵活机动,所以随着这种简陋的戏曲形式在农村乡镇存在,不但戏曲历史故事和民间诙谐小段得以传播,而且一种干梆硬正的弦板腔音乐旋律也时常流行在乡人的吼唱中。

据说,建国前,乾县、礼泉、兴平一带农村,凡能唱自乐班的村社几乎都有演唱皮影戏的戏箱,仅礼泉县史德镇,皮影戏班子就不下20多家,甚至于一个家族就能撑起几个皮影戏台子。前礼泉县也因此出现了著名弦板腔艺人王天德、兰琬等人,尤其是王天德,他也是作为皮影弦板腔世家的后代继承了其曾祖父王文的演唱技艺,代代相传,在关中十分有名。清代光绪年间,关中地区的皮影戏班子中就曾涌现出四大名班,即杨五(礼泉县人)、天训子(原名朱九,兴平人)、刘子和(咸阳人)、换印子(兴平人)。可见此种地方戏曲音乐状况之盛。

历史上的这种民间戏曲音乐盛行现象也一直影响至今,直到今天,虽然当地皮影戏班社已经很少了,但乡人仍有遇红、白事请皮影戏唱腔助兴的习惯。许多乡人闻有这样的演出,甚至会夜里跑十几里路去听看,谓之“过一过瘾”;当地也曾因为这样的地方戏曲及音乐唱腔的影响,涌现出了许多土生土长的从事音乐艺术的“能人”。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政治比较开明的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气氛促进了文艺事业的发展,弦板腔剧种和音乐也遇到了一次历史机遇。当时乾县、礼泉、永寿三县合并为一个县,称乾县,原来各县的剧团就有了新的分工。原来的乾县剧团就被改成了弦板腔团,皮影子虽然没有被搬上大舞台,可是弦板腔音乐却正而八经地变成大剧场的剧种音乐。之后,就有专业作者新创作的历史剧目《谢瑶环》、《紫金钗》等正式演出,甚至因为这一剧种音乐特殊的个性和魅力,还曾在省城西安大剧场和同属地方戏曲音乐的碗碗腔、眉胡媲美。当时,兴平剧团也因将弦板腔搬上大戏舞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革十年制造了中国文化的大劫难,极左思潮对于传统剧目一律以“封建糟粕”对待,尤其让地方小剧种同与之共命运的戏曲音乐几乎一同消失,特别是以八个样板戏为代表的大制作、大舞台、大气势更使得地方小剧种和音乐不可能再有生存的环境空间。

唯一的弦板腔剧团——乾县剧团的命运是,老的弦板腔音乐艺人已经先后去世,因无接班人,剧团面临溃散,人马分散到各行各业;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组织十大文艺集成普查时,乾县弦板腔剧团唯一一位拉二弦的艺人也离开了剧团,只记录下零星资料。原来几乎到处可见的皮影班社和音乐艺人,已在乾县、礼泉、兴平很难寻找得到。据说,当初

共有20多个皮影班社的礼泉史德镇,也只剩下了一个残缺的演出班子。曾经有人呼吁抢救礼泉县著名皮影艺人王天德的演唱剧本(据传有500多个),可多少年来连他家族的后代也不知这些东西消失何处。

一个生于黄土高原,并且风行过数百年的地方音乐形式和旋律,在中国传统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急聚变革面前,在处处倡导西方古典音乐的潮流中,在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下,在不断工业化、城市化、千篇一律的住宅模式化的新的生命环境变化的步伐中,仅仅只是几十年时间,可能就永远的消失了。

三

由弦板腔音乐及其载体皮影戏的消亡所引发的思考:

首先,这是民族民间音乐普遍的命运。不光弦板腔音乐面临这样的困境,只要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民间艺术都将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的来临,结束了千百年来农人原始落后的辛苦劳作方式,也结束了那些伴随劳动而进行歌唱的歌种,如“江河号子”、“搬运号子”、“打夯号子”……对于这些民间艺术品种消失,人们似乎毫无留恋之情。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以抢救的方式保存历史的记忆却是神圣而艰巨的事业。值得庆幸的是,建国以来,我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工作,抢救这些濒临消亡的民间艺术,已经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站在这样的高度,采取严肃的态度。相反,确实有一部分人对民族音乐持“抢而不救”的态度。他们像街道上的小商贩一样随时瞄着市场的行情,见利就抢,转身即去。以这样的态度是很难实施真正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我们必须警惕。

其次,必须确立科学的抢救与保护的立场与方法。有一种视角曾经影响我们建立宏观的视野,那就是当我们审视某一种音乐现象或音乐品种时,往往抛开其它与之相关的事物,单就音乐说音乐,不能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放置在一种本来的宏观的音乐生态背景下去考察和研究,这样获得的东西往往是表面的、孤立的、浅层次的。所以,必须建立科学的音乐生态学观念,并借用现代科学的技术手段对民间音乐进行立体的、全方位的记录,为历史保留本来的真相。

第三,正确地处理民族音乐资料的抢救和吸收外来先进音乐文化之间的矛盾,努力使人类音乐文化中先进的共性的精神与民族音乐个性相统一,达到彼此有机融合,而不是互相排斥,从而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创建民族音乐的新天地,这应是一个长远

的机制和目标。

四

具体到弦板腔音乐,可喜的是在我国政府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弦板腔作为地方戏曲音乐,榜上有名。但由于种种原因,保护的力度与结果仍令人担忧。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盼能引发关注,促进该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作为地方戏曲音乐的弦板腔,它的生命不仅仅应存在于上层话题中,必须活在戏曲活动中。面对弦板腔不断式微的现状,无论是省、市文化主管部门还是有关县区,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几个历史长、根基深,并具有传承人能力和资格的民间皮影班社,作为重点保护的對象,建档入册。可以和这些班社以及代表传承人建立保护、传承以及演出合同,借鉴学习我国资助乡村电影按场计算的方式,根据其在民间演出的场次,进行必要的场次补助。另外,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鼓励其用弦板腔音乐彩排演出新剧目,以老旋律、新内容吸引年轻一代的观赏兴趣和热情,扩大民族戏曲市场。

其次,艺术研究部门,应该将弦板腔音乐及其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长久的学术话题予以关注。一方面,必须尽力全面掌握相关资料,另一方面,必须重视追踪活态的演出及生存轨迹,进行分析研究。要改变从资料到资料的旧式研究方法,重视田野的勘查与跟

踪,使研究的话题常新,真正变成促进艺术发展的智囊和参谋。

第三,要用各种形式为如弦板腔这样的民族音乐创造生存发展的空间。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张艺谋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对关中皮影艺术中民间音乐元素的运用。当秋菊与小姑子每次离开山村,走上盘环的上访路途时,伴随一声,“走啊……”此音乐旋律便应时出现,立刻产生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感染力,据说此音乐即为碗碗腔。同样,北京人艺所排的话剧《白鹿原》,巧妙地让华阴老腔为之托盘垫底,并大肆渲染。华阴老腔本是源于汉代漕运而生成的古老旋律,此次巧妙地结合,相得益彰,充分展现了陕西地方戏曲音乐刚健、厚重的魅力,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与展现。所以,拓展视野,打破古与今、中与外、洋与土的界线,努力为乡土音乐元素寻求更大的展示生存空间,应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每一个文艺家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操守。

参考文献:

- [1] 许德宝. 陕西戏曲音乐概论[M].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 [2] 杨飞. 陕西皮影艺术[M]. 日本: 株式会社好文出版, 2008.

Reflections upon the Decline of *Xianbanqiang* Music

LIANG Rui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rapid decline and even disappearance of *xianbanqiang* music and its life carrier, the puppet show art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Recognizing the grimness of national music, folk music in particular and adopting effective measures for scientific rescue i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a civilized society.

Key words: folk music; *xianbanqiang* music; scientific rescue